泉州話合音詞討論[1]

王 晉 光

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

一 緒言

《詩經·王風·有杕之杜》云：‘中心好之，曷飲食之’，訓詁家以為‘曷’通‘盍’，為‘何不’之合音。現代漢語常用詞‘您’是‘你老’[2]或‘你們’[3]的合音。《現代漢語詞典》所收錄的‘甭’[pəŋ35]，[4]義即不用，也是一個吸收自方言的‘合音詞’。廣州話‘老鼠拉龜，無定［tɛŋ22］埋手’之［tɛŋ22］，即‘地方’之合音，‘無［tɛŋ22］埋手’謂沒有地方下手。可見古今漢語，包括方言，都有類似的例子。

合音詞或詞組，在廈門、泉州一帶的方言中也有，數量不少。周長楫、歐陽憶耘《廈門方言研究》於‘合音’一節云：

> 由於說話時速度的加快，使某些音節或音節中的某些音素產生合併的語音現象，這就叫合音。[5]

他們所舉的例子有：

［**𣍐**］不會，不[bue]，由‘無會’[bo e]合音[6]

［**𣍐**］不用，別，不愛［mai］，由‘伓愛’[m ai]合音

［**𣍐**］相同，一樣，相像［siaŋ］，由‘相同’[sio taŋ]合音

［**𣍐**］不用，別[bɔŋ]，由‘無用’[bo iŋ]合音

［**𣍐**］甚麼人，誰［siaŋ］，由‘啥人’[siã laŋ]合音

［**𣍐**］把人家，替人家［kaŋ］，由‘共人’[ka laŋ]合音

---

[1] 本文初稿於 2004 年 8 月 22 日在汕頭大學‘中國聲韻學國際研討會’上宣讀。嚴修鴻教授、林倫倫教授、蔡玄暉女士、郭必之博士等先後提供補充意見以助修訂，謹此致謝。

[2] 李如龍先生云：‘“您”王力和呂叔湘先生都認為來自“你老”’轉引自〈閩南方言的代詞〉，李如龍、張雙慶《代詞》（廣州：暨南大學 1999），頁 265。

[3] 轉引自邢福義〈說“您們”〉，《方言》1996 年第 2 期，頁 3。

[4] 為了照護原有引文，本文同時採用了兩種標調方式：上標者為實際調值，無上標者則為調類。

[5] 周長楫、歐陽憶耘《廈門方言研究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8）頁 32。

[6] 周長楫《閩南話與普通話》（北京：語文出版社 1991）強調［bue5］‘不全是不會’，頁 230。

另外，他們還舉了一些詞語或句子在連讀時的合音現象：

1. 落花生（落花生）[lɔk hua siŋ] → [lɔk ga siŋ] → [lua siŋ]
2. 行出去（走出去）[kiã ts^{h}ut k^{h}i] → [kiã ts^{h}ui]
3. 跋落來（跌下來）[pua? lo lai] → [pua? loai]
4. 食落去 [tsia? lo k^{h}i] → [tsia? loi]
5. 走倒來（跑回來）[tsau to lai] → [tsau toai]
6. 二十三 [li tsap sã] → [liap sã]

案：以石獅市一帶為例的泉州話當中，第 1 例基本上不存在，當地一般把花生說成‘土豆’；第 2、3、4 和第 6 例的說法都有；第 5 例比較罕聽人說。

新加坡華人之中，祖籍屬閩語區的最多，當中又以泉州一帶南安、永春、晉江諸縣人士較多。我們看周長楫、周清海所撰《新加坡閩南話概況》就‘合音’之解釋及其例子即可明白（原文照錄）：[7]

由于語速快或其他原因的影響，使某些音節或音素產生合併的現象。例如：

伓愛 m$^{22>21}$ ai→ **mai^{21}**

啥人 sia$^{42>44(34)}$ laŋ^{24}→ **siaŋ^{24}**

走倒去 tsau^{42} to k^{h}i → tsau^{42} **toi**

家己來 ka$^{44(33)>22}$ ki^{22} lai^{24} → kai^{22} **lai^{24}**

第一例‘伓愛 m$^{22>21}$ ai→ **mai^{21}**’，在泉州石獅市一帶不大流行，其餘三例原來的說法和合音後的說法在泉州本土仍然並存。

周長楫主編《廈門方言詞典》，[8]當中有這麼一個以 [sia]‘啥’為詞幹的例子：

啥人 siã laŋ

啥□ siã siau[9]

啥款 siã k^{h}uan

啥所在 siã so tsai →（甚物所在）

案周長楫、林鵬祥、魏南安《臺灣閩南諺語》[10]一書，‘人’（[laŋ]）均改用‘儂（農）’字，但這裡則使用‘人’。據我所知，這一組例詞尚可舉‘啥代’（[siã tai]：甚物代志，即甚麼事情），‘啥驚人’（甚麼事令人震驚）等等。依據泉州人的語感判斷，及周長楫最後一例所示，‘啥’應該是得自合音的結果，諸例原來說法應是：‘甚物人’、‘甚物□[siau]’、‘甚物款’、‘甚物人’、‘甚物所在’。《晉書・王戎傳》載山濤嗟歎王衍之神情明秀、風姿詳雅云：‘何物老嫗，生寧馨兒！’[11] 案‘何物’最初可能作‘是何物’。[12]而丁傳靖《宋人軼事彙編》卷十引《邵氏聞見錄》所記載一則故事云：

---

[7] 周長楫、周清海合撰《新加坡閩南話概況》（廈門：廈門大學出版社 2000），頁 21。

[8] 周長楫《廈門方言詞典》（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8），頁 113。

[9] 鄙俗話，案[siau]是精液，‘啥[siau]’意思謂‘（你）算甚麼種/東西？’

[10] 周長楫、林鵬祥、魏南安《臺灣閩南諺語》（臺北：自立晚報文化社 1992）。

[11] 房玄齡等《晉書・王戎傳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 1974）卷四十三，頁 1235。

[12] 呂叔湘、江藍生《近代漢語指代詞》（上海：學林 1985）對此做了論證分析，頁 128-129。

王荊公知制誥，吳夫人為買一妾，荊公見之，曰：‘何物女子？’[13]

案《邵氏聞見錄》的原文應是：

王荊公知制誥，吳夫人為買一妾，荊公見之，曰：‘何物也？’[14]

蔡玄暉女士[15]覆本人的函件云：

在我的母語（福建漳州東山島銅陵鎮）裡面，至今仍保留‘甚物’的說法，而沒有‘啥’的說法。

漳州話與泉州話雖有差距，但語系相近，蔡女士所說現象或可作為‘啥’源自‘甚物’之參考。案‘甚物’與‘甚麼’相通，呂叔湘《近代漢語指代詞》‘4 甚麼’章，其中一節舉例如下：

甚麼等例：

若不是夜地，眼不瞎，為甚物入里許？（啟顏錄，廣記 248.4）

近取諸身，一身之上百理具備，甚物是沒底？（程語 56）

和尚對聖人說個甚摩事？（祖 13.252）

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？（燈錄 14.14）[16]

可見呂先生確認‘甚物’即‘甚麼’。在同一章‘啥’一節下，呂先生這樣說：

官話區的一大部份方言和吳語區的大多數方言裡，和甚麼相當的疑問指代詞是 ʂa 或 sa，以前北方寫‘煞’……吳語區寫‘啥’，現在一般都寫‘啥’。**這可能是甚麼的合音。**[17]

梅祖麟認為‘閩語有個層次承繼江東方言’，[18]如果吳語之‘啥’來自‘甚麼’，則閩語之‘啥’也極有可能來自‘甚麼’和‘甚物’。案梅祖麟在〈幾個臺灣閩南話常用虛詞的來源〉一文說：

合音詞基本上有兩類。甲類跟反切一樣，上字聲母與下字結合。乙類是下字聲母黏附在上字韻尾。[19]

他同時指出，‘唐代‘甚（麼）’的來源是‘是物’，‘甚’（常枕切）的 -m 尾來自‘物’（文弗切）的聲母。’這一說法大概是參考了呂叔湘先生的意見。呂先生在推測‘啥’‘可能是甚麼的合音’之後即提出‘語源試測’，[20]懷疑‘啥’乃由‘是物’、‘何物’、‘是何物’等詞輾轉演變而來。李如龍〈閩南方言的代詞〉為之列舉方言證據：

閩南話的說法可以為這個結論提供很好的例證。廈門話和汕頭話的音最近于‘是

---

[13] 丁傳靖《宋人軼事彙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 1981）卷十，頁 480。

[14] 邵伯溫《邵氏聞見錄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 1983）卷十一，頁 121。

[15] 漳州人，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，2001-2005 在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攻讀碩士及博士學位。

[16] 呂叔湘《近代漢語指代詞》（上海：學林 1985），頁 124。

[17] 呂叔湘《近代漢語指代詞》（上海：學林 1985），頁 127。

[18] 梅祖麟〈幾個臺灣閩南話常用虛詞的來源〉， in Ting Pang-hsin (ed.), *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Min Dialects (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.14)*，頁 25。

[19] 梅祖麟〈幾個臺灣閩南話常用虛詞的來源〉，頁 3。

[20] 呂叔湘、江藍生《近代漢語指示代詞》（上海：學林出版社 1985），頁 129-130。

物’，各地‘甚麼’的‘麼’都讀陽入調，廈門話‘甚物’的‘物’和‘物件’的‘物’讀為同聲韻，只是陰陽調不同，次濁入聲字本來就歸陰陽入都有的，mĩʔ7 / mĩʔ8 是異讀別義的另一生動例證。泉州話的‘啥物’sia3 miʔ7 則應是從‘是何物’變來的，歌韻讀 a 毋須論證，鼻化音則是 m 同化的結果。[21]

據李先生的意見，‘啥’似是由‘是何’而來。現在假定「是物」/「是何物」首先演變為「甚麼」或「甚物」，而「甚麼」或「甚物」則進一步合音成「啥」，這一現象即屬於梅先生所說乙類（即下字聲母黏附在上字韻尾）情況。即「甚物」［sim mi］/［siam miʔ / mĩʔ］或「甚麼」（梅先生標音為［sim bĩʔ8］），首先變成［simb］（［siamm］），之後［siamm］丟掉韻尾［mm］，遂變成［siã］。所以，泉州話之‘甚物查某’、‘甚物人’，即‘甚麼 ××’，最初大概轉化為‘甚 ××’，其後才變為‘啥 ××’：

［siam miʔ / mĩʔ］（甚物） →［siamm］（甚［音閃］）→（啥）

［siã laŋ］（啥人/農）→［siaŋ］（**佮**，俗寫為「誰」）

二 例子分析

2.1 代詞與合音

有關閩南話中代詞與合音字之關係，李如龍先生與梅祖麟先生等均曾直接撰文詳加討論，呂叔湘《近代漢語指代詞》也間接論及這方面問題，以下不少地方節錄他們的意見，至於論據和論證過程，避免過多鈔錄，則請閱讀其原文。

2.1.1 複數代詞‘阮’‘恁’‘伊’

王建設、張甘荔《泉州方言與文化》第三章二節〈構詞方式〉云：

> “阮”［guan3/gun3］、“恁”［lin3］、“**伊**”［in1］是泉州方言中特有的三個人稱代詞，既可以用作複數，表示“我們”、“你們”、“他們”，也可以用作單數（通常充當定語），如阮兄（我哥哥）、恁厝（你家）、**伊**母（他媽媽）等。這三個特殊的人稱代詞是怎麼來的呢？說起來很簡單：它們是由三個單數人稱代詞分別加上鼻音韻尾［n］而產生的……這一種通過改變語詞的讀音來產生新詞的構詞方法，語法學上稱為“內部屈折法”。[22]

這樣解釋可能過份簡化了，因為漢語不屬‘屈折語’(inflectional language)，所謂‘內部屈折法’，在漢語體系裡也不常見。李如龍就不同意“單數式加-n 的‘屈折’形式”的說法，而認為這其實‘是一種合音形式’。[23]他認為“阮、恁、**伊**是‘我儂’、‘汝儂’、‘伊儂’的合音。”梅祖麟說：“‘儂’字掉了韻母，剩下 n-，就成為閩南話的複數詞尾。”[24]

［gun / ŋun］（阮）我們

我儂［gua / ŋua laŋ］→［gun / ŋun］

［in］（**伊**）他們

---

[21] 李如龍〈閩南方言的代詞〉，李如龍、張雙慶《代詞》（廣州：暨南大學 1999），頁 281-282。

[22] 王建設、張甘荔《泉州方言與文化》（廈門：鷺江出版社 1994），頁 85。

[23] 〈閩南方言的代詞〉，頁 265。

[24] 梅祖麟〈幾個臺灣閩南話常用虛詞的來源〉，頁 3。

→ 伊儂 [i laŋ] → [in]

[lin] / [nin]（恁）你們

你儂 [li laŋ] → [lin]

[lan]（咱；俺）

→ [lan laŋ]（咱儂） → [lan]（俺）

案：以南方的客、粵方言為例，陽聲韻 [ŋ][n] 容易混淆，如‘葱’與‘春’韻尾不同，但不少人混淆。閩方言大概也是如此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泉州話代詞‘阮’、‘恁’、‘伓’在活用時往往難分單數複數，須從上文下理語氣去體會。以下是李如龍先生所舉例子：

阮鄉里——我們的家鄉，我家鄉

恁學堂——你們的學校，你的學校

伓厝——他們家，他的家

2.1.2 指示代詞

李如龍〈閩南方言的代詞〉一文舉了兩個有趣的例子：泉州話‘即搭’[tsit7 taʔ7]（這裡）、‘許搭’[hit7 taʔ7]，漳州話竟合音成[tsia1]、[hia1]。他又認為泉漳廈語系中‘即個、即莊、即站、即搭、即爿、即款、即裡’等，‘即’為‘只一’合音。在泉州話中，‘即款’若作‘體詞’用於主語或賓語，表示‘代替’，應說[tsit7 k^huan3]，若作副詞，則應變成合音，說成[tsuan3]，如‘即款好’（這麼好）[tsuan3 好]。梅祖麟就指示代詞合音詞列了一個表：[25]

tsit7（這），tsia1（這裡），tse1（這個）

hit7（那），hia1（那邊），he1（那個）

2.1.3 疑問代詞

若 [lua6] 在泉、漳、廈一帶，lua6 是‘若夥’（多麼）的合音。[26]梅祖麟云：

> 臺灣話詢問程度、數量用 dzua6 或 lua6，俗寫作‘偌’，意思相當於北京話‘多麼高？’‘多高？’的‘多麼’，‘多’。例如‘偌懸？’就是‘多高？’，‘偌重？’就是‘有多麼重？’。……gua6 的用法相同。[27]

案 gua6 的說法在泉州一帶不流行。較常見的用法是：‘若礐’[dzua6 tse6]表示‘這麼多！’而‘若礐’[lua6 tse6]表示‘有多少？’關於這種表示方法，梅先生說：

> tse6、tsue6 的意思是‘多’。台灣話‘真 tse6 儂’就是‘很多人’。‘若夥’本來兩個意思：‘若’表示詢問，‘夥’表示‘多’。變成合音詞後，‘夥’的‘多’義沖淡，於是又加上tse6 或 tsue6、dzua6、tse6（多少）。按語源來說，所表示的是‘何多多’。[28]

□[siaŋ2]李如龍先生說：

---

[25] 梅祖麟〈幾個臺灣閩南話常用虛詞的來源〉，頁 21。

[26] 李如龍〈閩南方言的代詞〉，頁 282。

[27] 梅祖麟〈幾個臺灣閩南話常用虛詞的來源〉，頁 13。

[28] 梅祖麟〈幾個臺灣閩南話常用虛詞的來源〉，頁 15。

泉州話的 siɔŋ2 ŋa2 可能是‘孰何’變來的（siɔk →siɔŋ 的陽入對轉）可與‘誰何’配套。也可能是‘是何儂’變來的。si4－hɔ2－laŋ2 可以合音為 siaŋ2，也可為 siɔŋ2，siaŋ2 的說法在泉州、廈門都很常見。[29]

在石獅一帶，說‘siaŋ2’的人較多，一般人罕說‘siɔŋ2’。

2.2 **數詞與合音：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**

這四個例子應分為兩類。

第一類是‘廿’和‘卅’，受‘二、四’的韻母 i 的延伸和制限，其合音詞趨向於收 p，變成：

※ 1 [liap sã]/[niap sã]（廿三）二十三：→ li/ni tsap sã → 廿三 li? sã。惟‘廿’一詞一般不單獨使用。

廿作為日序計算時，通常讀[li?]，如正月’廿四’，唸[li? si]，不唸[liap si]。

案：‘廿’字本出於吳語。據丘光庭(10 世紀在世)《兼明書》云：‘吳王女名二十，江南人呼二十為念，而北人不為之諱也。’[30]周業廣（1730-1798）認為此吳王當是漢代的劉濞（公元前 213-公元前 154），漢高祖(劉邦，公元前 256/247?- 公元前 195)兄子。[31]這一說法頗有意思，似乎可以解釋為甚麼南方的閩(廿，音[niap])粵語常說‘廿’（音‘念’[nim]，俗讀[ia])，而北方人甚少說‘廿’，華語書面語則更少用。

※ 2 [siap kau lit ɔ]（卅九日烏）四十九天陰暗，‘卅’為四十之合音

第二類是‘卅’（三十）和‘口[gɔk]’（五十）。三 [sã] 的韻母 [ã] 和五[gɔ]的韻母 [ɔ]，在加上‘十’後，說話時因取‘十’的塞音聲母[ts]而訛變，由[ts]轉向於[k]，情況略似破讀，最後轉變為收 k/ ? 的入聲字：[32]

※ 3 [sak gɔ]（卅五）三十五： [sã tsap gɔ] → [sak + ts gɔ] →[sak gɔ]

※ 4 [gɔk si]（口四）：五十四 [gɔ tsap si] → [gɔ + ts si] →[gɔk si]

蔡玄暉女士云：

> 在我的母語裡，‘二十一’音為 ji tsap it 和 ji it（二一），沒有合音現象；三十一則有 sã tsap it 和 sam it 之說，顯然後者屬合音現象；四十一有 si tsap it 和 siam it 二說，也有合音現象；五十一音為 gou tsap it 和 gou（g 發鼻音）it 之說，卻不是合音現象了。

案 [gou]（g 發鼻音）[it]從音韻結構上（不是gou + it = gɔk it）嚴格來說不是合音，但從發音心理上來說，同樣是因快速造成的縮短現象，與合音形成的原理相近（泉州話保留 k，成為 [gɔk it]，漳州話 k 弱化，仍然是 [gou it]）。

這一說法如果成立，則六十、七十也類似合音，如六十七[lak tsap tsʰit]，唸成‘六七’[lak tsʰit]，年份則說成 [liok tsʰit]，七十二[tsʰit tsap li] 說成 [tsʰit li]，等等。

---

[29] 李如龍（閩南方言的代詞），頁 281。

[30] 轉引自周廣業《經史避名彙考》（北京：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9）卷 43，頁 2437。

[31] 周廣業《經史避名彙考》卷 43，頁 2437。

[32] 案周長楫《廈門方言辭典》云：‘五十一又合音說“口一”[gɔp it]，‘五十二’至‘五十九’依此類推，其中個位數三至六以及‘八’‘九’都用白讀音。’頁 65。標音[gɔp it]疑有誤。

2.3 詞語分化後，後一音節弱化，演變結果成為帶輕聲的單音詞

有兩個例子可以說明這種情況：

※ 5 明日→眠仔（a）日[min a lit]→[mia lit]（名日）
眠仔（[min a]；明天）合音為[mia]

※ 6 即人→即 e 人（[tsit e laŋ]）→[tsie laŋ]

※ 7 [tsak]（□）→借力：[tsak tsit e]（□一下）→[tsak tsie]
所謂‘[tsak tsit e]’即相助一下，幫忙一下

※ 8 [tsiak siek]（□說）（‘乍說’怎樣說）→[tsiu a siek]（怎 a 說）→[tsiak siek]
意即怎麼說

例子 5，源自古漢語詞‘明日’，滲入方言語氣成份‘a’，成為‘min a lit’，當說得急時，就成為‘[mia lit]’。本人在六十年代初即已察覺金井、深滬一帶有不少人如此說。

例子 6 來自古漢語的‘即人’，本指此人，‘e’具有量詞意義‘個’，([tsit e laŋ])即‘這個人’。至於說得急時，漸變成‘[tsie laŋ]’。四十年來，兩種說法並存，‘[tsit e laŋ]’與‘[tsie laŋ]’都有人說。

例子 7 我們說‘[tsak k^hui]（□氣）’，即助其一臂之力，幫忙，幫助。此‘[tsak]’字疑來自‘借力’的合音，然後附上數量結構‘[tsit e]’（一下），成為動補詞組，因說得快而使三音節變成為二音節的合音詞‘[tsak tsie]’。

這種情況，有些像華語‘花’增加後綴成‘花兒’[xua ər]，後面漸漸弱化為輕聲 *huar*，變成近似單音節。

2.4 合音兼急讀訛變

王建設、張甘荔《泉州方言與文化》舉了這麼一個例子：

泉州人稱兒子習慣用[tɔ1 a3]，通常寫作‘刀仔’，如：生刀仔（生男孩）、兩個刀仔（兩個兒子）。陳存廣先生認為‘刀仔’是‘丈夫子’急讀的音縮，並列舉了兩個古籍例證。[33]

王建設、張甘荔並同時補充一例：

宋洪邁《夷堅志》丁卷第一‘徐熙載禱子’：‘舜俞他日當有三丈夫子矣。’

據此說法推測，其演變過程應是：

丈夫（乾埔/甫）子（囝）[ta1 pɔ1 kã3] →[ta + ɔ kã]→[tɔ a]（刀仔）

如果是這樣，那麼，我們還可以在他們三位之外再補充一個例子：

伊有一對刀仔 [tɔ1 a3] 早（查）仔 [tsa3 a3]

‘刀仔早（查）仔’意即男孩兒女孩兒，‘早（查）仔’乃從‘查某囝’縮短而來：

查某囝 [tsa bɔ kiã] →查囝 [tsa kiã]→查仔[tsa a]

三 討論

(1) 常用詞[mui]（𣍐），案上面引周長楫、歐陽憶耘《廈門方言研究》，認為是‘無

[33] 陳存廣〈泉州方言研究與考本字問題〉，原載《泉州方言報》第 5 期，此處轉引自王建設、張甘荔《泉州方言與文化》（廈門：鷺江出版社 1994），頁 67。

會’的合音；梅祖麟以‘解’即[ue6 / e6]（會 / 懂）之原字，[34]同理，王建設、張甘荔《泉州方言與文化》以為‘𣍐’[mui]是‘未解’之合音。[35]惟一般人望文生義，多數以為是這是‘勿會’([mut ue])之合音，反正都是聲母 m / b，韻母 ue / ui，其合音結果是相同的。

(2) [mian]（免）：[m nian]（唔[nian]）→[mian]

[mian]（免）→[m̩ + nian]→ 唔[m̩] + [nian] (?)

這是一個比較奇怪的例子，看起來是‘唔[nian]’合音成‘免’，但也有可能由‘免’分化為‘唔[nian]’，抑或，兩者根本無關。這問題似乎還得考查。

(3) ‘[kʰuk]糜’（慢火長時間煮粥）。案周長楫《廈門方言詞典》[36]作：

【□】[kʰu]（或[ku?]）慢火熬煮食物：~糜（粥）

疑‘[kʰuk]/[kʰu?]’乃‘焗焗’之合音：

[kʰut kiok] → [kʰuk]

在粵方言中，表示烹飪法的單字詞語多種多樣，包括‘局’（焗）、‘悶’（燜）、‘屈’（焗、爆）、‘敦’（燉）等。其中‘焗 / 爆’與屈（《廣韻》區勿切）同音，即保持若干水份燻之熟透，‘焗’與局（《廣韻》渠玉切）同音，即烤，邊加熱邊減少水氣使之乾熟之意，疑‘[kʰuk]糜’之法與兩者近似，係長久加熱成之。南方方言不時有相通可參照之處，泉州話之‘[kʰuk]’，或與粵語所言之‘焗’、‘焗’之類方法相關。

四 結語

本文彙集其他學者意見，舉若干詞 / 詞組為例，討論泉州方言合音詞的構成現象與原理。由於合音詞的來源不一定有可靠的文獻可徵引，許多論述似乎都帶有若干程度的推測，即使專家大賢也在所難免。

---

[34] 梅祖麟（幾個臺灣閩南話常用虛詞的來源），頁 18。

[35] 王建設、張甘荔《泉州方言與文化》，上冊頁 139，下冊頁 288。

[36] 周長楫《廈門方言詞典》（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 1998）頁 22。